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道學 宋九之三

蔡元定

子元

劉清之

趙蕃

黃榦

陳宓

李燾

劉燾

弟炳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廖德明

葉味道

吳昌裔

何基

王栢

徐僑

輔廣

新增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

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

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

山絕頂忍饑啖弊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

弘簡錄

卷一百七十八

一

道學宋九之三

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定質正。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疏薦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冑擅政。設僞學之禁。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典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同其子沉。徒步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遣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黷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旣

誅贈廸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  
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  
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  
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衆  
一書則屬元定起蔡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  
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  
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所著有太行詳說律呂新書燕衆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  
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 子淵與沉皆傳家學躬耕不  
仕有遺之金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當世名卿物色將  
薦用之皆不屑就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  
欲著書傳未及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

亦未及論著咸以屬之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

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至今學者傳誦

諸儒載弘道錄

隱居九峯

學者稱九峯先生 孫抗字仲節登紹定進士主管刑工架閣

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正字升校書郎兼密院編修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疏權姦不可復川國本亟宜早定帝善其言累官至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實祐四年拜參知政事十一月乞

骸不伺報輒行落職予祠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徙廬陵初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

極書傳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熹盡取所業焚之慨然有志於

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已省察性情爲務不事空言平居孝友誠

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力常曰苟志於學乃惟文

書是玩士大夫是扳與向來炫於詞章弱於訓詁同一轍也且

如一言之差在常情爲未害誠思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常情爲未傷試思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於容貌辭氣顏子用力於視聽言動方爲善學此豈人能禦之也哉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凡所蠲除具得其實時議減常平米價清之謂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若在我有政禁不閉糴使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之家分糴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有賴龔茂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史正志俾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薦之清之貽以書曰此胥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朝廷明詔昭彰而士大夫乃自蹈焉某誠不敢玷侍耶知人之鑒竟請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茂良又與周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

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嬖願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  
安定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不可變之俗不可革之弊變而通之  
在陛下方寸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  
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  
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者下也二正名實今有司職守不明  
非職其官則或侵偏願究設官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依開寶  
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三使材能如軍旅用武  
臣錢穀用能吏使皆得以效其所長四聽換授謂官人不可用  
違其才又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四品以上每歲互舉堪充  
選者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太常寺簿內覈服除通判鄂  
州鄆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請自通判廳始各得首實有張  
節婦嘉祐中封旌德縣君墓更兵火湮毀言於郡守訪而祠之

俗計利尙鬼不信醫藥火葬其親有子出贅清之皆爲禁止權  
發遣知衡州戒諸邑董常賦緩襍征闕舊道戒預借謹推收督  
勾銷明趙負防滯鈔治頑梗泥吏姦費川有節滲漏有防稽考  
有政補缺有漸至飾厨傳供帳饋遺一無所費常祿之外悉歸  
公帑以佐經用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  
郡計漸裕民力稍蘓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勸力務  
本次及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婚姻喪葬皆有規則非  
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加意講學來者日衆乃增築  
臨蒸精室居之每講說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先儒議論及今  
所紬繹然後各指其所宜用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  
舉而措之爲閭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冠準周敦頤  
胡安國於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日與鴻儒



吉士周旋而參佐謀論在焉以不能媚部使者誣以勞民用財  
論罷主管雲臺觀歸桀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尤表  
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卒猶不廢講論病革爲誓以  
別向浩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授二  
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勸令澄慮時清之氣息  
已微答云無慮可澄遂卒年五十七世稱靜春先生所著有曾  
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庄總錄祭儀時令綱  
說苑文集農書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賜建炎初爲祕書少監出點坑  
冶寓信之玉山蕃以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太和主簿受知楊  
萬里擢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時稱其直其始受學劉  
清之因清之守衡求監安仁贈軍酒庫思以卒業旣至適清之

罷卽丐祠從以歸自此家居書祠官考者三十有一真德秀稱之曰昌父於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理宗立與劉宰同名爲大社令特改奉議郎直祕閣致仕卒年八十七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旣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周必大與之契屢加引薦不受劉宰亦稱蕃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有以繫學者之望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補其子上州文學亦辭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修撰鄭協等請謚文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爲御史以篤行直道聞榦初兄劉清之奇之日子乃遠器時學非所宜也因令受業朱熹榦歸白其母大雪卽日遠行旣至直熹他出因留客邸二月熹歸始得見榦夜不設榻不解帶倦則瞑坐微倚或遂達曙熹常曰

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後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因妻以女寧宗初熹命奉表入謝恩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母憂廬墓從而講學者甚衆熹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代講席之語及編禮習屬以喪祭二編槩成熹覽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綽密有條理他日當取家國王朝禮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訃聞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石門酒庫時議興兵吳玠將赴湖北鎮訪以兵事榦策其必敗玠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欸力爭江西提舉趙希懌知撫州商商老共辟爲臨川令改知新淦吏民習聞政善不令而行又薦擢通判安豐軍淮西帥檄榦訊和州疑獄至則具得其殺人投井狀囚驚服尋知

漢陽軍歲饑多方賑貸賴及旁郡民大悅所至重庠序先教養  
卽漢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以病奉武夷觀祠尋起知安慶值金兵破光山沿邊多警榦奏  
請築城以備戰守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然後委  
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月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授以  
一曰成筭畢乃治民事理詞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  
防利病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成士民扶老携幼詣  
謝後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安慶按堵如故繼而巨浸暴至  
城屹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參議  
官辭不赴旣而朝命與徐僑易和州且令赴制府稟議榦先移  
書言時相誅侂冑後專用左右親信之人至於軍政不修邊備  
廢弛皆此曹爲之若更不改圖大事去矣又言爲今之計當用

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其策當先明保伍立堡砦  
蓄戰馬制軍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不則邊境日見荒墟卒有  
警急將有勇悍者伺變竊發攘臂而起矣玨不能用與同往維  
揚視師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如崔維揚能於清平  
山立義砦斷敵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  
此所當薦者劉倬泗上之敗罪當斬某州官吏携家奔竄可追  
而治之時幕寮多輕佻浮靡之士榦知不足與共事還乃再辭  
和州之命復告玨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  
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向者輕信人言爲  
泗上之役喪師萬人黃岡老幼俘鹵殺戮至六千人切意千乘  
言旋必痛自咎責今但聞宴玉麒堂賞牡丹用妓樂而浮光之  
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則

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後果如所言幹側儻有謀  
江淮豪傑願往依之諸將亦皆歸心在位者益忌幹羣起排之  
俄再命知安慶力辭不受就入廬山訪友與李燦陳宓盤桓玉  
淵三峽間俛仰白鹿舊跡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  
幾召赴行在除大理丞不拜御史李楠劾歸鄉里弟子曰盛巴  
蜀江湖不遠而來質疑請益編禮著書日不暇給講論經理在  
臺不倦俄命知潮州辭乞致仕授承議郎歿贈朝奉郎謚文肅  
廕一子下州文學有經解文集行世

陳宓字師復俊卿子自少嘗及熹門長從黃幹遊天性剛毅信  
道尤篤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謂朱屬陽墨屬陰  
以陰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  
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宮闈儀範未正宴飲無

節非時賜予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二朝廷權柄分奪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壑諫用愼默之士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三政令刑賞舛逆鈔鹽變易褚幣秤提敗將躡躋庸夫尹京宿將有功因小過而貶三衙見擢無汗馬而遷轉對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方今上下相蒙務於欺蔽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至如赤地千里蝗飛蔽天輔相燮理深爲忌諱其他誣罔抑又可知此不明之故也凡建議求言則以他事逐諫官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日日沽名衆怨所萃相繼超升物論所歸以次疏外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蠹以巧請而卒復此不公之故也臺諫未嘗委任遇事不敢盡言有如

金人再逼最關國體市井生徒莫不力爭獨於言責不出一語  
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  
大臣欲爲之事則遂之不右之人則排之此不直之故也疏奏  
中宮慶壽三衙獻遺爲之罷卻史彌遠語曰子言誠切當第愚  
昧不能行殊有愧耳出知南康軍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九會流  
民羣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  
南劍州復大旱疫躬率僚吏戶給錢粟藥餌蠲宿逋十數萬弛  
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規無何請致仕除直祕  
閣主管崇禧觀卒熹爲銘墓稱其居官期如顏真卿居家期如  
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  
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  
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續通鑑綱目唐史贅疣諸書



李燾字敬子建昌人從朱熹學熹常稱之曰燾交友有益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登紹熙進士調岳州教授造士以古文六藝不徇時好每謂古之人兼通材用文武該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祖母承重改襄陽熹沒率同門往會葬閱視封窆時學禁方嚴燾不爲少怵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燾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帥李玨漕使王補之議平洞寇各持其說燾謂寇獨非民耶特吾有司貪刻將校邀功激成之耳反是則皆民矣帥漕是之問誰可行者燾請自馳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遣辨士諭逆順禍福寇皆帖服脩

贛江隄早涉有備洪州田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于新行價損  
漕司欲視民產物力各令藏之不時黠閥則傾可增熾與學錄  
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熾又劄爭之曰錢荒楮涌白錢不能權耳  
乃抑民使藏是棄物也誠能節損用度先數粟之實務而不取  
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卽弛禁漕司詣熾謝舊置義  
倉僅貸有田之家農夫不與熾倡議創社倉以貸佃人薦改通  
判潭州真德秀諒以府事不數月辭歸適彌遠廢立歎曰三綱  
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卒年七十贈直文  
華閣諡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熾入仕凡四十二年歷官不  
過七考所處貧賤患難若素定不爲動念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熾爲海內第一九江蔡念  
成稱其心事有如秋月熾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

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相礪者不至移氣移體因誦古語曰  
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得、善、處、者、退、一、步、耳、與、黃、幹、並、稱、曰、黃  
李孫鑣亦登第

劉煥字晦伯炳字韜仲俱建陽人兄弟受學朱熹呂祖謙煥登  
乾道進士調山陽簿正版籍吏不容姦轉饒州錄事叅軍遷連  
城令大修學校乞行經界罷諸色無名科給敗知閭縣治以清  
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  
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  
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以學校爲重奏便民五事罷兩縣無  
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請上開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以進人  
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擢提舉廣東常平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  
補逋欠亭戶轉運司錢入奏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

雖危可安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帝嘉獎遷  
尙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帑帑轉對願與經筵講讀大臣  
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  
治道隆矣遷浙西提點刑獄禁強暴撫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  
禁科斂以紓民力按歷不憚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匿權家者  
竟獲之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熹發明  
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也追惟  
前日可爲痛哭流涕不得不任其咎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  
備勸講及白鹿洞規頒示太學俄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  
金使于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理於招集流散之中就是  
足食足兵之計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項畝以授田使無  
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

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之擊刺使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長立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沿邊諸將各相倣效非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弊權兵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謹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冬雷奏乞邊選監司以考察食吏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聞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試刑工二部賜對衣金帶奏乞絕金人歲幣罷遣賀正使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言上旣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在陛下聽之則亡口之藥逆耳之忠棄之則甘言之疾華言之腴矣今宜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樞工部尙書封子爵賜云帶鞍馬

兼太子右庶子毋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連讀詩之說退而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周易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臺稿炳錄在弘道錄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進士綬子自少穎異篤志向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爲窮理之要時行社倉法請於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登嘉定進士授松滋縣尉湖右經界弊甚洽請行推排法令民自實爲籌覈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改袁州司理參軍屢決疑獄寘巨蠹於法尋知永新縣一日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拷囚使誣服也洽大怒執吏付獄白於郡黜之湖南鄒冠作亂與縣

接壤民大恐洽單車往延見問官詢利害而稿之寇竟不至以  
薦通判池州守誣張德脩誤殺爲故洽請再鞫不聽會大旱部  
使袁甫至洽言於甫閔德脩狀得從輕比又請蠲征稅寬催  
科以名和氣三日果大雨民甚悅之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數  
請祠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爲長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  
而汰其不率教者復養士之田正豪右之籍學典卽謝病去端  
平初大臣薦赴都堂審察除祕書郎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  
藥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洽固辭以直祕閣主管  
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有疾致仕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  
敬故以主一名齋所交當世名士居正學者皆傾慕之聞朝廷  
有變故災異輒輟蹙不樂凡有一君子進用一士大夫直言則  
喜見顏色卒後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有春秋集註左氏集傳

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文集子櫟裡皆  
賜進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朱熹守漳淳遂請受教熹告以凡關義理  
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  
以類推淳聞之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後十年復往見熹陳  
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所學已見本原尙闕下學之功耳  
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我抑曰  
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  
故太極之體渾淪自本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無所不在極  
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  
也自其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  
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



萬物中貫過。渾淪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麤之間。惟此心純是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日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於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宐。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

而不匿。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達其原。而真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強弱之證。必如好好色。惡惡臭。使於是是非非。真如辨黑白。如遇鑊錕。下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尤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天性至孝。母疾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室家。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盧請益。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

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  
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  
學等書門人稱爲北溪先生錄其語號釣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  
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廷對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  
守真德秀禮以師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  
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獨不肯丞相史彌遠聞之  
怒踰年始除國子學錄不少貶以求合無何將選官僚或告彌  
遠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旣歸學者畢集語載弘道錄未  
幾卒天子聞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入太學擢第  
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振給有方

王簡劉穎薦監登聞鼓院光宗卽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閑等書案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值歲饑民伐桑柘毀室廬餓莩盈野至或食其子而州縣方督促逋欠願見之蹙然有旨倚閭夏稅乞併閭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筠州已而卽兩秋從其蠲閭之請願遂歸幅巾深衣往來匡山間若素隱者尋起知信州改廣西運判廣東提刑皆不赴黜守南康瀨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嘉沒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以致仕卒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得楊時書讀之大悟既長受業朱熹登乾道進士教授漳州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擢知莆田罪民奉潘祠沉其像于江

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居德明持不可守慙服居官有聲諸司  
交薦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  
託德明不啓封有鄉人爲主簿問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知已  
置酒延之悉假富民觴豆甚盛德明疑以爲貪追還薦章其公  
嚴類此盜陷桂陽迫韶州民大懼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  
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埃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  
時徙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  
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遷吏部左選郎官嘗語人仕學之要  
言已自始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旣乃奉祠  
卒有槎溪集行于世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  
事朱熹試禮部第一制策禁僞學味道所對率本程頤不爲顧

避知舉胡紘熙之益從熹武夷出中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  
州教授理宗訪問熹學徒及所著書都使以味道問差主管三  
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面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  
作銘之旨言人主務學天下之福必堅志氣以守之謹幾微以  
驗之正綱常以勵之用忠言以充之終復口奏言宣則力減文  
勝則意虛上嘉納之從臣薦可爲講官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  
說書故事止說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可時因皇  
子竑事帝惑於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於誕妄對曰陰陽二  
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  
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  
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  
爲之不寧當時爲立子洩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

寧矣又言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臣恐開邊浸闊應援信難科配日繁民不堪命搢本根以事枝葉無益於國既而洛師累敗人稱其先見凡經筵奏陳無一語不開導引翼切於君身旁引曲折推致於治而後已尋終著作佐郎帝震悼出外帑銀帛賜喪升一官以任其後皆故事所未有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廟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師事黃幹痛自植立不逐時好得程張朱熹書研釋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閬縣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緹場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倣潭州釋奠儀祠周程五賢士習丕變制使崔與之薦知華陽修學宮來四方士斥羨錢買良田備旱澇收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核兵籍

興社倉郡政舉舉力辨興元帥趙彥呐束納武仙西結泰輦之  
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  
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  
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  
並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  
疏凡撓政之害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事關私昵則爲之託了  
節帖付出不妨窒礙調停寢行何恤嫌疑今日轉一人曰存近  
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  
去留士氣銷喪下情壅滯非所以正官表助國脈也趙善湘二  
子汝樵汝梓爭常州平江田株逮百人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  
劾罷之冬雷春大雪疏言上躬缺失有耽樂惰逸之漸大臣黨  
比無協恭和衷之風大昕坐朝何至爲特不視事之旨私第謁



假又胡有時不入堂之報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不謹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簪勺太和得乎時蜀事阡危復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連劾果閬州守臣逃遁而反進職知遂寧李焯父子足不至邊庭而皆受賞債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楊祖皆不加罰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滯刑黷貨士不用命安癸仲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又言三邊之事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兼以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革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若乃治兵足食之方脩車備馬之事反缺而不講言皆激切閱月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旣而權工部侍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慷慨出關忽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

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歲大旱  
減騶從供帳遣僚佐名邑令周行阡陌蠲逋粟貸緡錢加集英  
殿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中肅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  
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存儲鑑又會粹周  
漢至宋蜀道得失與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  
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行于世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確守師訓精義造約復守其謙  
抑不敢自尊與門弟子王栢序正諸經其淳固篤實絕類漢儒  
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神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  
十卷所與相問辨者十八

具載弘道錄

趙汝騰守婺延聘不就薦之

于朝從官鄭士懿楊棟相繼以請皆固辭景定五年特與建寧  
布衣徐幾同被召各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學教授仍兼麗澤建

安二書院山長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收承  
務郎主管西嶽廟亦不受卒年八十一德祐元年祭酒楊文仲  
請謚文定所著有易啓蒙學庸大傳通書近思錄發揮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師愈崇政殿說書父瀚朝奉郎主管  
仙都觀栢少知家學淵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  
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而歎更號魯齋何基作魯  
齋箴勉之栢質實堅苦有疑必質於學庸語孟綱目諸書標注  
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風興謁祖廟治家嚴飭嘗暑閑閤  
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其事伯兄甚恭撫季弟之孤割田  
義贍收合宗族周恤扶持聞之沒貧無斂葬悉力爲之諸生來  
學者衆必先教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  
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

服哭臨卒之日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楊文仲請說文憲德  
祐元年贈承事郎所著述甚多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  
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太極衍義伊洛  
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孟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文  
章復古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天文地理考壘林  
考爾雅六義字原帝王歷數江右淵源祿志周子發遣文章指  
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祖謙門人葉邽登淳熙進士湖上  
饒縣簿復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其學一  
以真踐實履爲尚嘗言熹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  
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久之由祕書  
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

迂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不受端平初與  
諸賢俱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  
剴切上崩主闕下逮羣臣剖析理愆分別黑白無所回隱思致  
勸愆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  
以金帛僑固辭退而上疏曰夫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  
蹙權幸川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  
虛民迫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交結天子孤立女謁閹宦蠶  
國膏肓執政大臣戕時蠹賊比之於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  
改容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中倣羣臣以朋黨爲  
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皆所助益也經筵侍講復開陳友  
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伯食  
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僑論空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

故事迂時相意句休帝論留甚勤遷工部侍郎奉內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實謨閤待制率外祠卒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得諡文清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父達流寓崇德廣少倜儻有大志讀濂洛諸書默契於心慨然願學初從呂祖謙遊祖謙沒執弟子禮於朱熹之門更大奮發益思俛焉以盡其力熹深愛重之書問講學不絕熹常稱之曰身在都城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者漢卿一人而已與黃榦相友善故時稱黃輔迨僞學禁興學者解散廣獨不爲動甯產侍於考亭雖熹亦自料恐堅忍者少吾道將絕廣乃以身試禍志不少屈入京居太學之南以道自任與同志之士質疑問難戶外屢常滿熹歎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可謂難得又况更向上事耶嘉定更化用事

者始薦之入仕廣力辭止食祠祿後二十年真德秀謂廣所論  
是非成敗無一語弗驗嘗主崇德學事以躬行倡率其徒學者  
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論孟答問六經集解通鑑集義四書集  
疏詩傳童子問卒奉祀邑庠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道學 宋九之四

胡安國

子寅宏寧

張栻

喻樗

程迥

朱震

楊萬里

高閌

洪興祖

鄭樵

林震

程大昌

徐夢莘

弟得之從子天麟

章如愚

新增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宣義郎淵子少以文章名入太學以程

頤友朱震文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器重之

紹聖制策問欲復熙寧元豐安國對以漸復三代哲宗命再讀

注聽稱善擢居第三除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蔡京惡之俄提

舉湖南學事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瑋薦二人乃



范純仁客也零陵簿李良輔希京意誣爲鄒浩請託京命湖南提刑推治除安國名未幾良輔以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官政和元年改成都學事連丁家艱服闋語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將安所用遂稱疾築室墓傍耕種取給將終身焉宣和靖康間李彌大吳玠譚世勣合薦皆辭朝旨屢趣至京欽宗留詞掖以待一日方午亟召見安國首奏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揆事宰物莫先於此願召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次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凡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載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開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名器愈輕出令數更士民不信若不乘勢更張竊恐大

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宣示臺諫。隨事疏駁。若大臣議訕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浹上衣。遂退耿南仲。斥以誹謗聖德。且曰。安國往時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下有不臣之意。上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惟此人超然遠跡。不爲所汙。上嘆息遣舍人晁說之宣旨。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旣傾吳敏。李綱又構說之。與許景衡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請舉實跡。載諸詞命。不報。朝廷已正蔡京罪。復搜黨與。知應天葉夢得坐落職。安國言。人才得難失易。乃除夢得改小郡。何臬議分天下爲四道。安國又言。內外之勢。

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若一旦區分遽令  
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恐事權太重設有抗  
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  
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各率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  
尋以趙野總北道又言魏都地重野必誤事是冬金果大入野  
被殺西道王襄擁衆不顧悉如其言舍人劉珪草罷李綱制謂  
綱勇於報國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論澥越職  
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必歸風憲此路若開  
恐在朝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居省僅一月南仲  
與東嶺之詔與郡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去甫逾旬金兵圍都  
城亟召不得達或憂其子寅尙在城中安國愀然曰主上至此  
人臣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前

以敬奏稱。所權貴。今中興始建。其間政事弛。張人才升黜。若一  
一繳駁。必更得禍。乃托疾以辭。黃潛善諷給事康執權論罷之。  
張浚薦可大用。紹興元年。仍以中書舍人兼侍講。入對獻時政。  
論十二篇。論定計。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  
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  
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  
都。曰。宜於建康以北。或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曰。欲固  
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鎮安陸。論立  
志。曰。當決意恢復中原。祇奉陵寢。掃平僭敵。迎復兩宮。論正心。  
曰。戡定禍亂。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亟選正臣。多聞識。有志  
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曰。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曰。用兵之  
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

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一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餘六條曰。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宏度寬隱。言皆切直。項之上聞其深於春秋。付以左傳。令點句正音。因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專講春秋。上從之。會除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昔與汪黃同在政府。緘默附會。致國勢不振。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滅稟綱常。天下憤鬱。今強敵憑陵。用人得失。係國安危。若用以都督江淮。恐誤大計。遂改除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呂頤浩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特命黃龜年書行安國自劾求罷。因言昔公羊氏論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謂權宜廢置。非所宜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邇來忘君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復加

選摺習俗既成六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同列  
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言其偃蹇朝命落職提舉仙都觀  
臺諫江躋吳表臣懇留不報及勝非相安國浩然而歸五年除  
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不赴詔從其請令纂修所著春秋傳諫  
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  
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令學者咸思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  
是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二程關  
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曾安石蔡  
京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  
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  
輔與中丞周祕御史石公揆論安國學術頗僻奉祠提舉太平  
觀七年五月復召未至而罷八年春秋傳成來上稱爲深得聖

人之旨進賢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出常格  
加贈賜田十頃諡曰文定安國登第四十年歷官不及六載朱  
震被召問出處之宜語曰子發學易半生此事當素定世間惟  
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出處去就如人饑  
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動止  
皆內斷於心至於浮世利名如蠅蝶過前何足道哉故自渡江  
以來稱儒者進退合義必以安國尹焞爲首侯仲良嘗嘆曰志  
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之外一人而已始頗重秦  
檜及擅國柄遂與之絕所與交惟游酢謝良佐楊時良佐嘗語  
人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齋子寅字  
明仲將生安國妻夢大魚躍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宣和中游辟  
雍遂登甲科張邦昌欲妻之不肯靖康初何臬薦除校書郎受

學楊時選司門員外郎邦昌立寅不書議狀赴太學中棄官歸  
建炎三年張浸薦爲駕部郎官上書高宗謂當糾合義師北向  
迎請不允遽膺翊戴亟居尊位偷安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  
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且製造文物講行  
郊報自謂中興不思久圖一向畏縮此皆失人心之大者自古  
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  
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  
久者又言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裔必併吞掃滅而後已今  
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有是理哉且  
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  
決無可成之理又曰大亂之後風俗委靡欲丕變之在於務實  
效去虛文所謂實者治兵擇將誓截大憝孝弟之實也屈已求



賢信用萃策求賢之實也不爲而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駕馭以恩威結約以誠信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申明階級變易驕悍治軍之實也遴選守料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愛民之實也若乃遣使乞和冀幸邀請和顏泛愛外示其禮醜正惡直內輕其言親厚庸卒等威不立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軍須戎具征求辦獨和赦令苟以欺之皆虛文耳願以此六實奮行之無徒戴黃屋建輅殿立仗警衛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方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以此較彼孰勝孰負孰得孰失乎又言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朝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卽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卽收故能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神哲以後斥絕君子一

去不還崇信小人一任不改豈惟敗當時之政且以貽後世之  
害今君子既日遠而銷亡小人方蕃息而未艾所以誤國破家  
至毒至烈明主可不深畏而痛戒之哉宗澤一老從官耳稍能  
推誠感動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何況  
陛下乎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  
尋知永州紹興四年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疏言  
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遣使不知凡幾矣然能知二  
聖之所在聞二聖之聲音得女真之要領者果何人與但見歸  
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陷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  
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故爲此餌以中國不意坐受其餌既  
久而不悟也詞旨剴切上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張  
浚自江上還寅復奏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修德息

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其說與沒異遂乞郡就養先是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或飾情相悅含怒相訾使人主命德討罪之意不伸自今乞以爲戒故寅所掇詞多誥誡之旨辨宣仁聖烈之誣及行遣章惇蔡卞詞皆寅撰進由是忌嫉者衆竟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改集英殿修撰知嚴與永州召爲禮部侍郎徽宗寧德計至故事以日易月寅疏禮譬不復則服不除願詔終喪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兼侍講直學士院父憂免喪除直學士以避秦檜乞致仕檜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正言章復追論不持本生母服及諫通鄰好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復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其文根著義理有裴然集讀史管見及論語詳說 宏字仁仲幼事楊

時候仲良既長克傳父業紹興間上書言治天下有本在于仁  
仁在于心心官茫茫莫知其鄉其體有所不察則不知有所顧  
慮有所畏懼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沒消亡矣此臣之所大  
憂也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爲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察  
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試當政事不干便佞不陳佳  
麗不御之時沉思靜慮方今事孰爲大患孰爲急有必歉然而  
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  
矣又言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或潛萌僭  
逆協贊亂謀而陛下顧慮畏懼忘萬世不磨之辱並臣子必報  
之誓使九廟神靈終天屈辱父兄魂魄終天暴露不幾倒行而  
逆施乎疏入不報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秦桧貽書其兄意欲  
用之宏作書答桧辭甚厲人問之對曰正恐其再召故勇絕之

耳桺死復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稱其言約義  
精道學之樞要致治之著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宇仲和初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秦檜問寧煥  
知樞密院事外議云何答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  
爲俄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尋知澧州  
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張栻字敬夫浚于潁悟夙成父大器之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  
孝之實長師胡宏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栻益自奮勵作希  
顏錄蚤夜觀省以聖賢自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高鑑錄初弘道錄  
蔭補祕閣從父開府幕僚皆一時之選栻內贊密謀外參庶務  
其所綜畫諸人以爲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因言陛下上念宗社  
之警恥下閔生民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

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因循之弊可以盡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及浚浚營葬甫畢。卽拜疏。金人世宗異時朝廷雖典綽素之師。隨遣玉帛之使。是講和之念未忘於中。而至該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名。寇然亦安知非天欲籍是以開聖心哉。繼今以往。深察此理。益堅此志。專務自強。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了然。無纖介之憾。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挽回。敵不難却。劉珙薦除知撫州。改嚴州。入奏。惓惓以立誠感天地人心爲言。謂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

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然其所施必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必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名爲吏部侍郎兼起居侍立官。入見上。喜曰。卿知敵事乎。連年饑饉。盜賊四起。有可圖之勢。柝對金國之事。臣實不知。境內之事。臣竊知之。比年諸道水旱。民貧日甚。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上爲默然。因出所奏以爲國家有事。必先得必勝之形。其形當在於早定。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方欲正名恢復以伸於我。又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則淺陋畏怯固益甚矣。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

誓之義顯絕金人不與議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  
且必治其實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殘陋畏怯  
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改容竦聽翌日宣示執政恢復  
大計當如試所陳除左司員外郎兼侍講講詩葛覃曰治生於  
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  
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斥今日興  
利擾民之害與執政者浸不合出知袁州杖在朝末期而名對  
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譏諛近習尤不  
悅退而家居上念之除直寶文閣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  
路所部荒殘多盜杖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繕諸州黥卒伉健者  
募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勅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  
殺掠橫山馬市歲久弊滋條革利病諸蠻咸悅爭以善馬來售



上聞其治行特進祕閣修撰荆湖北路運副栻雅有公輔之望

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意在栻常路者益忌之改知江陵去貪

吏十四人劾長吏縱賊與捕斬姦民舍賊者益皆遁去邊將與

帥守不相下栻遇之以禮皆得其惟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

隊長有功輒補以官士咸感奮信陽守劉大辨枯勢希賞廣招

流民奪見戶熟田與之栻劾論其罪尋以疾丐休除右文殿修

撰提舉武夷冲佑觀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六遺表勸上親君子

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上嗟嘆不已天下

傳誦之爲人坦易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樂於聞

過勇於徙義其辨義利尤精

語載弘道錄

嘉定八年賜諡曰宣寶慶

二年錄子孫官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廷咸淳四年

命建康府建南軒書院奉祀七年訪求後人義倫補將仕郎

喻樛字子才由南昌徙嚴州十六世祖愈業仕梁至安州刺史  
武帝賜姓爲喻樛性質直好議論少慕伊洛之學登建炎進士  
往謁趙鼎時罷樞筦居常山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  
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  
客紹興初鼎都督川陝辟爲屬高宗親征樛見鼎賀曰六龍臨  
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  
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  
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  
鼎問策將安出樛曰張德遠有重望今方居闕不可終棄若使  
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俾以諸道兵赴闕府庫軍旅錢糧  
皆得專之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善之入奏今沿江經畫大  
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帝曰然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

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自是往來鼎後問多所裨益傾之薦授祕書正字兼史館校勘金既退師鼎後相得懽甚人以爲必並相樗獨言二人立事任人未甚相遠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又嘗譬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復欣然如初士大夫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後皆如其言久之檜怒樗先言和議非便言者希旨劾爲訕謗出知懷寧轉通判衡州檜死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知新州孝宗卽位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平生善識鑒宣和間許其友沈晦當魁多士建炎初又謂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作二簡以遺後果然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言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未幾光遠亦第一其二女方擇配不與富人後適汪洋張孝祥

咸及第

程迥字可久始家沙隨靖康亂徙餘姚丁內外艱孤貧無以振  
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因以考德問  
業嘗受經學於喻樗及崑山王傑嘉禾聞人茂德登隆興進士  
歷泰興尉有訓武郎楊大烈死人訟其妻非正室官收資產迥  
為平反使歸其女調德典丞有程氏女當唐肅宗時父兄為盜  
所殺併掠女去女用計手刃其黨剗心以祭父兄事久沉寢迥  
始表章之旌曰英孝烈女改知進賢民饑迫於稅賦徙存久籍  
迥言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賦不可得請悉蠲之  
有婦人傭身舂簋子為人牧牛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食必仰  
天而祝迥為白其事於郡給以錢粟調上饒郡督經總制錢甚  
急迥反復言之當路不聽乞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有程祥者

從其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祥亦繼亡祥妻度氏質  
奩具以育遺孤久之幣竭或欲醮之度不可迴爲走告于郡月  
給之粟迴臨民以莊政寬而和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  
暇日賓禮賢士延進秀民陳說詩書質疑問難不謁非典之祀  
隱德潛善無間幽明表而出之以勵風俗凡聽決或上官未悉  
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恕縣令石邦彥運  
使遂興大獄瘐死十四人迴言匿名書不當受使不聽及自寺  
訖報如迴言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  
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太玄補贊戶口  
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  
義四聲韻淳熙禘志南齋小集朱熹稱其純德至行追配古人  
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子綸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生平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以王弼盡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其於象數特加詳密論圖  
書授受源委云自陳搏李之才邵雍之後种放以河圖洛書傳  
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  
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程邵之間故雍著皇  
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  
藏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  
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其說莫知其  
所自登進士累仕州縣胡安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  
外郎稱疾不至趙鼎復薦其廉正守道士人冠冕使備講讀必  
有裨益再召始至首問易春秋之旨具以所學對上悅改除祠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因奏荆襄沿漢高腴之田六七百里願選良將招集流亡務農種穀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以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北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祕書少監侍經筵轉起居郎兼建國公贊講與翊善范冲人謂樞天下之選俄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時處州民爲盜朝議遷將震言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且不爲願選良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勅上從其言太常吳表臣議行明堂之祭震言王制國有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縉

行事春秋譏吉禘于莊公謂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三年合祀天地遂享太廟時真宗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在今日行之則非矣其言不用以御史趙渙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震謝病丐祠卒上慘然曰楊時物故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錄其子官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出贛州司戶參軍調零陵丞以書謁張浚時浚謫永州杜門謝客凡三往始見之浚入相薦除臨安教授父憂改知奉新戢追胥不入鄉民賦揭示市巾民爭懽趨不擾而辦縣以大治陳俊卿虞允文交薦累國子太常博士會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萬里抗疏留之又遣允文書規以和同之說公論倚重累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帥師平南粵盜沈師孝宗稱爲仁者之勇有



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湖惠二州築外砦湖以鎮賊之巢  
惠以扼賊之路復召爲尚左郎官淳熙中地震上書言南北和  
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謂彼內亂爭立乘釁止亂者  
誣也謂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發河南民兵增驛騎製馬櫪  
籍井泉者實也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謂緩急淮不可守  
棄而守江臣以爲皆不然也蓋金人懲逆亮之事將欲向南必  
固往北其意以身填撫其北而驅其子壻使經營其南中國之  
憂正在於此昔者吳與魏力爭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以失  
滁楊境土始蹙設若無淮江可得而保乎今兩淮東西凡十五  
郡守帥不得其人問於宰相曰樞廷擇以主兵問於樞廷曰除  
授不自己出陛下將責之誰乎且我之長技莫急於舟今爲敵  
計者日繕治督造而我反談曰海舟素具又曰憚於勞擾臣憶

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當時所有今可復用乎若謂以此擾民則夫社稷安危國家治亂孰有大於此者陛下誠以今日視爲何時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者何策保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某日進某書史是以談笑已亂干羽解圍也或謂人不能悟主賴天能悟之今熒惑犯南斗守羽林鎮星犯端門至於正月之朔日青無光兩相摩盪雨雪殺物迺五月庚寅地復震動臣不知陛下果有悟乎矧頻年兩浙大旱江淮湖廣流徙相續而常平之積名存實亡入粟之令上行下慢所行泉幣近倖要塗閹宦權貴貫朽不用反以破楮敗券用於三軍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可不爲寒心哉又言國家緩急必有大臣可倚近時若劉珙張栻已死萬一有急不知何人可督諸軍何人可當一面何爲金人所憚何爲陛下所倚如必用而後見

臣謂必聞其聲乃見其實。今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萬一不效，悔之何及？臣願陛下超然遠覽，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安於江左之不振；勿以敵國之彘隙爲僥倖，而忽於特堅之敗敵；勿以女謁近習爲細故，而監漢唐寵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如富弼；勿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如蕭何；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施節，如唐大曆；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書奏，帝親摺爲東宮侍讀。每進讀，陸宣公奏議官僚以得端人爲賀。及宰相王淮詢問人才，萬里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餘人次第擢用之。歷

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十四年夏旱及兩月萬里奏  
謂求言太遲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亦頗拘隘以今上澤不流下  
情不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言皆懇切遷祕書  
少監會居高宗喪萬里上太子書勸以固辭參決庶務一履危  
機悔之何及爲之悚然會議配享萬里言捨張浚而用頤浩此  
何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召爲  
祕書監上言朋黨之禍僭非權臣而甚於權臣擾非盜賊而甚  
於盜賊蓋欲激人主之怒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  
禍不測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苟衆議皆曰君子從  
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黨從古帝王未嘗不任一  
己親覽朝權苟使其始大臣將相外戚近習得以私而竊之其  
終必至公肆盜弄壞亂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接伴金賀

正使借煥章閣學士兼寶錄檢討會孝宗日曆成故事當序而  
宰臣屬之傅伯奇萬里遂以失識巧去及上聖政錄當捧進不  
至出爲江東運副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錢錢  
於江南疏言其非便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除祕閣修撰奉  
祠自是不復出寧宗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進寶文  
閣致仕嘉泰三年加寶文閣直學士賜衣帶開禧二年升學士  
萬里性剛褊始孝宗愛其才以問周必大無善語遂不見柄用  
臥家十五年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謚文節學者稱誠齋先  
生平生精於詩嘗著易傳行世子長儒

高閔字抑崇鄞縣人少從程頤學宣和末入太學胡安國初至  
京訪士於祭酒楊時首以閔對由是知名紹興元年舍選登第  
泰棣使姚孚請婚閔辭之執政薦爲祕書正字廷議賜新進士

儒行中庸篇閑奏儒行詞說不醇請祇賜中庸令學者一意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對言名未正者數事樞密院掌本兵而諸路軍馬盡歸督府周禮六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與胥吏無異又給舍與臺諫凡遇政事恐得於風聞或致過舉故得互相繳駁今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專在臺諫且名爲臺官實無言責大非朝廷舊例咸願正之邇著作佐郎罷主管崇道觀久之名爲國子司業時方興太學閱多所建明奏先王設置本意惟講經術國初因循唐制遂用詩賦神宗特罷之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以詩賦帝然之命條具立法首六經語孟義次詩賦次子史論又次時

務策凡爲四場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依此法且立郡國士  
補國學監生之制時始建學閤訓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首薦  
林栗之師全州文學師維藩除國子學錄維藩精春秋學眉山  
人也新學成奏補及試者六千人閤率令上表乞車駕臨雍帝  
擇日臨幸茶焙執經閱講易叅卦賜三品服胡宏貽書責之曰  
太學明人倫所在背楚懷王入秦不返國人憐之如悲親戚宋  
公爲楚所執又自釋之春秋書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  
制中國之命今太上不得其死太母縱釋反在金人掌握此中  
朝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爲大恩晉朝  
廢太后太學董養歎爲大亂將作遠引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警  
滅理北面敵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以正  
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將孰任綱常之責

耶尋除禮部侍郎秦檜疑閣常薦張九成因令李文會劾閣出知筠州不赴卒其著述有春秋集傳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少讀中庸至性命之理豁然有悟讀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高宗時庶事草創選人多改秩興祖轉宣教郎領軍頭引見司俄名試授祕書正字遷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一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陞駕部郎官蘇湖地震應詔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所惡罷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定從祀自十哲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皆與祀典久之擢提點江東刑獄改知真州始至當兵馬之衝瘡痍未瘳興祖請復民一年從之明年再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坐嘗



作程瑀論語解序諫官希楨旨劾以語涉怨望編管韶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平生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陽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更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竟乃去趙鼎張浚皆器重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歸而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其學行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廸功郎禮兵部架閣御史兼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命給筆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

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  
秩序因求入祕書省繕閱典籍詔許於三館假書觀之陸務觀  
以爲一時快事遇館中諸人狹中矜勝皆不樂以館中所有易  
彼所無復寢其事金人犯邊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  
果驗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粹卒年五十九學者稱爲夾  
漈先生生平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甚多大抵博學而寡要  
性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震  
字時穩擢政和進士博學有聞深於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  
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  
產矣紹興中爲勅令所冊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卽挂冠去  
當世高之

冊曰有爲于前有傳于後百代一家千古如晝逢時則易

自信實艱將來作者孰與比肩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十歲能文登紹興進士主吳縣簿父憂復著十論獻于朝言當世事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試館職除祕書正字孝宗遷著作佐郎奏言帝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得預密議昔漢之石顯先請帝夜開宮門他日故以夜還稱詔復啓自是真僞莫辨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恐防此弊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至今策勲未已而李寶捷於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著勞勛今反罷出此公論所以不平帝稱善遷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問朕治道何以不進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直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益修政事

則大有爲之業皆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皆納之除浙東提刑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徙江西運副奮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歲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贍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歲久堰壞民罹水患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撰召爲祕書少監帝勞曰卿爲朕所特簡若使監司人人如卿朕復何憂尋兼中書舍人奏六和塔寺僧違法置田以鎮潮爲功且免科徭請問自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乃寢其命遷國子祭酒權刑部侍郎時四方獄例擬貸死大昌奏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帝以爲

然命兼侍講進給事中駁還江陵帥辛棄疾徙江西勅書言都  
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若反徙帥恐自此州郡不可懲勸  
屯戍矣逢原坐削兩官大昌尋遷兵部尙書上官西北諸軍舊  
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陣不宜輕聽離軍祖宗之法  
非獨以禁軍備宿衛南征北伐嘗爲先鋒今率三年補外用違  
其長卽有征行無人在選願留三衙勿遣以行中外更迭之制  
出知泉州改汀州沈師作亂謀攻城閩部大震漕帥檄統制裴  
師武往討以未得符不肯行大昌手書趣之賊遂散去遷知建  
寧光宗立徙明州尋奉祠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  
文簡生平篤意向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  
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生當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遭寇母程

負以亡得免稍長性敏慧耽嗜經史至稗官小說寓目咸誦登  
紹興進士歷南安教授改知湘陰會括田增稅他邑奉令葺葺  
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湖南帥志欲從薄責問撫撫終莫  
能得反加器重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除知賓州先與廣西  
安撫司幹官胡延直議易兩廣鹽法不合以爲梗法罷去自是  
恬於榮進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究見厥末爲三朝北盟會編  
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  
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詔勅制誥國書疏劄奏議記序碑志登  
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祕閣卒年八十二平生多所撰著有  
集補會錄讀書記志集醫錄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  
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 弟得之字思叔登淳熙進士以廉吏  
薦官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食不躁著左氏國記史記年記

敝篋筆略鼓吹詞柳江志 從子天麟字仲祥登開禧進士歷  
撫州臨安教授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浙西提舉常平判官主  
管禮兵架閣宗學論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  
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  
教有惠政著西東兩漢會要百一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  
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謝官口作亭蕭灘齋嚴子陵像事之  
章如愚字俊卿婺州金華人自幼穎悟負才尙氣登慶元進士  
初授國子博士擢知制誥時詔勅皆出其手未幾改知貴州政  
蹟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冑罷秩歸鄉潛  
心著述結山堂數十間與學者講論道義遠邇咸尊師之及卒  
門人謚爲山堂先生著有羣書考索及文集百十卷行世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之九

終